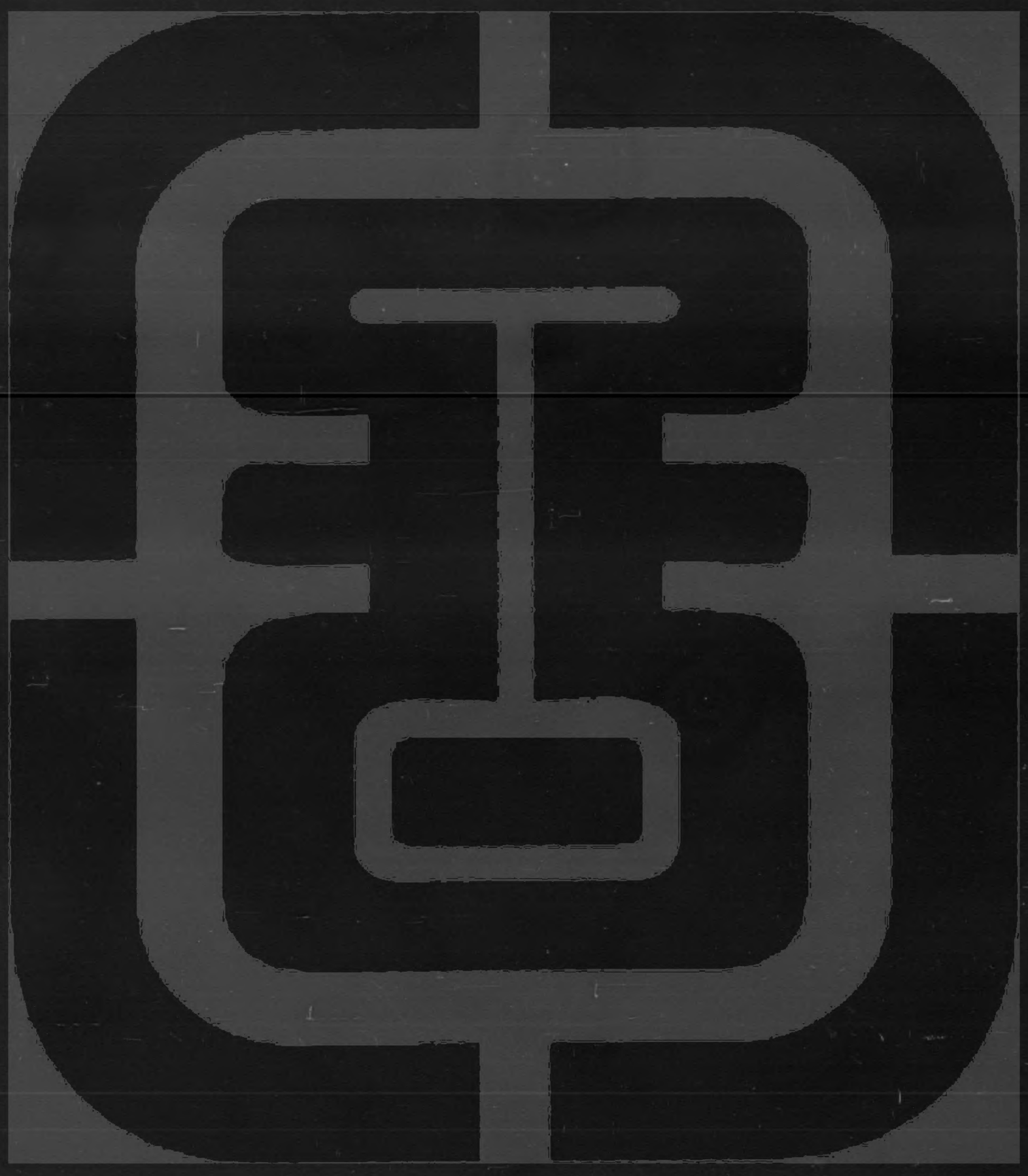

孔叢子卷第三

巡守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歆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義率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

馬敢聞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齋車無舍奠焉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于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採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

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者則貶
秩削土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
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
墾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
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
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岳其禮皆如岱宗歸反
舍于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
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

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乎
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
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
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
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
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
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於封境雖行如在國
陳子曰旨哉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

淺之為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鉤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曾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顛弗

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紬人之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

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道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

而貧於財至於困乏將恐絶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晏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人猶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曾申謂子思曰屈巳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巳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巳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

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
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
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
廟在焉柰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
也縣子曰請聞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
宗廟則不為之服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
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
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
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
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
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
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
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
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

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
故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
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
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
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
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
曰予聖誰知烏之鳶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
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
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
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
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
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
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
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疏君雖

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荅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荅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柰何荅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

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爾衛君曰賢則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荅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荅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

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荅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

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
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
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
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
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
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
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有
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
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
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
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
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
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

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之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民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朽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斫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卹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

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
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
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藏立規檢脩
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
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
鄙土蓋為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
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
朝夕受酒脯及祭膳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
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
人不踰父兄今重遠公子之盛旨則有諂禮
之愆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荅曰不
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
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
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荅曰蓋

聞君子猶鳳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
已限天下之君臣竊謂君之言過矣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
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
名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
以屬耳目者以仅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仅
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
改又無益於起是兩之喪也故不敢承命齊

君曰起之不善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
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
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
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
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
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
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

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惟太剛而傲不肖且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第一

淵懿邃賾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頒賦鋪敷布也蓋戴燾蒙冒覆也鐘崇府衆積灌叢樸聚也閱搜履庀具也攻爲詁相旬宰營匠治也蠲祓禋屑潔也勿茂微末没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昵附切扃鄰傳戚近也邵媚旨伐美也賢裒繁優饒夥多也幾蔡模臬法也

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生造奏詣進也索搴探
裒鉤掠採略取也聞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
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斁奕曉昕著讚
曙明也階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彊畧界也
承弟班列次也户悛格扈正也幽曀闇昧冥
也最凡目質要也彊窮亢竟也而乃爾若汝
也控彎挽引也承賛凉助佐也尋由以用也
要捷集載成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
督摭拾也肆子燼餘也拓斥啓闢開也杜實
充牣塞也實牣滿也奬率厲勸也勤勉事力
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間隙也迭遞交更也熸
刻没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梓
赬緼赤也滛沉滅没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第二

晏明陽也旰晏晚也算曩數也交艾老也僉
皆同也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

求也獲干得也奚害何也里度居也周浹匝
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輜輈輿也廢措置也
駕乘凌也收戢歛也囚禁録也掌司主也偏
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合也抵享
當也庚儆近也脩杼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
也勑質正也裔蔑末也延衍散也末没終也
辨詰別也非凉薄也復旋還也祖巽送也卬
我也姓命好子也諧籲和也悛寤覺也憾猜
恨也艾盡止也憫忿也奸犯也汨滑亂也縮
紬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肆臬極也睇題
視也犯肆突也束縛也肆從遂也放投棄
也莽蕪草也暴暵曬也炊也晞燎乾也迪跡
蹈也衍演廣也衮縱長也荷揭擔也仍再也
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躋陞也戕殘
也勦截也辟除也圖患也謫責也間非也順
退也抗禦也蘄取也蚩戲也褊狹也甚教也

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適閑也締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臨也嘗試也賴羸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爲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也贍足也曹耦也麤兩也驟數也逞快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糴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韙是也丕莊也佞才也暨息也話善也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腆厚也

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憖強也薄迫也燀炊也資取也質信也餼饋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裒外也閾限也廬寄也萃集也遴倅也尤怪也嘗慙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比也徨徙也矜惜也狃忕也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塡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第三

諸之也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

也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爲
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不顯顯也不承承
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
不黃耇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
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
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鱮甫甫語其大也麀
鹿麌麌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
氂雜彩曰繪雜言曰唬

廣義第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
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
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
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
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
戁心慙曰恧體慙曰逡

廣名第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蘇疾甚謂之
阽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
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
空棺謂之槨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賵衣
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殣殣坎謂之池壙謂之
窀下棺謂之窆墳窀謂之封宰塚也壟塋也
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第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纊
綿也絮之細者曰纊纊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麄
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麄者曰綌在首謂之
元服弁髦大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定也
顛頰頰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綬襜褕謂之
童容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袴謂之裳蔽膝
謂之袡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冪覆帳
謂之幄幄幕也簀第牀也大扇謂之箑杖謂

之挺鍵謂之籥棊局謂之奕在足謂之屨屨尊者曰達屨達謂之金舄舄而金絇也

廣器第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棘戟也鍼鉞斧也干敃盾也戈句孑戟也刃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琫鞞之鐍也矢服謂之弢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車輮上者謂之轑輮謂之輈軫謂之枕較謂之幹衡軛也軛上謂之烏喙纍綆縋也縋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為綽繆而紾之為索墉城地也墉墻謂之陴高平謂之大原汪池也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者謂之衍

廣物第八

葉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芻穀謂之粒菜謂

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鋌援心曰揠援
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十曰穫棘之
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椹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第九

去陰就陽謂之陽鳥鴻鴈是也純黑而反哺
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反哺者謂之雅烏白
項而群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雅烏鷽也

廣獸第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豜
小者謂之豵鳥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謂
之窠鹿之所息謂之場兎之所息謂之窟魚
之所息謂之潛潛椔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
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
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

兩謂之疋疋有五謂之束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秅二秅謂之鍾二鍾謂之秉秉十六斛也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然則鼓四百八十斤也

孔叢子卷第三

孔叢子卷第四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

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為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失教也失教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非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敢鬬是辱也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

而王不以為臣則卿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為尊必以敢鬬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其

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在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功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故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麗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論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

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歆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之者惣謂人也亦猶言馬者惣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歆廣其人宜在去楚歆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之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與子高汜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

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其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歆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由不免於患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歆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三

子高曳長裾振褒袖方屐麤筱見平原君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耳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詣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餘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今乃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

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謂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荅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在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閱軍旅馬拒而不告色不在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

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
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
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
域之内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
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用心比力
各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
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
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
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
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丙出以即敵此
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
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之必於祖戮人
之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
均示弗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主示聽之
當也
陳厓性多穢訾每得酒食輒先撥捐之然後

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啐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上下何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仳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曲者以隱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跑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仳跪曰吾今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乂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乂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乂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

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劒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乂庸可棄乎今燕以詐敗破乂是乂不能於詐也臣之稱乂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有詐也乂雖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君辭屈而不黜司馬乂

對魏王第十四

魏王問人主所以爲患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幸者言用則知士以踈自疑孽臣以遇儌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駑驥同轅

伯樂爲之咨嗟王石相糅卞氏爲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魏王問如何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顔諫事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惚其契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

之臣竊以爲下吏過也王曰寡人爾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之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諸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逄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諂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

比子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為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也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醜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孔叢子卷第四